

# 雪峰那座山

□西篱

# 跌到谷底

□王鼎钧[美国]

我是在贵州乡村中学长大的。

我的父亲是学中文的，学校高中两个年级四个班的语文课都是他教。不仅如此，因为缺高中物理老师，这四个班的物理课也是他顶上了。他是无所不能的，他还是校长呢。课后回到家，他的衣袖衣襟全是白的粉笔灰，甚至下巴新长出的胡茬里也有，像是胡子变白了。

这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画面。

我们住教师宿舍，父母一间，哥哥弟弟们一间，我的床是支在父亲的书房里的。父亲每晚在煤油灯下备课到深夜，累了，还要写写字。怕影响我睡眠，写好的字用大头针别在蚊帐上，给我遮光。有时我半睡半醒，看见宣纸背面漫出墨汁，染黑了棉纱蚊帐，像虫子们悄悄爬动，又晕染开来，慢慢成形，或实或虚，犹如山的剪影，风的形状……

# 臭鳊鱼

□杨阳

鳊鱼即桂鱼，谐音同物；也有人叫贵鱼的，大抵是晒其售价。

鳊鱼清蒸吃得多了，千篇一律。让我尝一次就念兹在兹，经年不忘的，是臭鳊鱼。

二十多年前去合肥省亲，回广州的前一晚，妻兄在一家用时髦话说就是“网红店”设宴行宴，店面宏阔，廊桥间挑出一盏盏红纱灯，光影斑驳，古色古香。

餐桌上初识这道名动江湖的淮扬名肴。

臭鳊鱼又称“腌鲜鳊”，成品鱼色泽红亮丰腴，连配角都是腕儿，有火腿、鲜笋、豌豆、蹄髈等，一点儿不含糊。食之果然口味醇实，鲜香独特，原谅我词穷，总之一尝之下，心为之折。

席间大厨进来敬酒（大厨与席席的友人熟识），我趁机请教此菜的来历和做法。大厨对我这个来自远方的客人分外热情，他口才极佳，说了许多臭鳊鱼的前世今生。依稀记得，鱼是选用当季肥嫩的二斤左右的桃花鳊，

# 惦记扁担

□林延军

以肩膀为舞，以锄头为伴。静卧在墙角边的那一根扁担，在斑驳的光影里，被衣人惦记。

在蕲蕲的庄稼地里，它被荡漾的金黄色包围，然后落在田野，落成乡村的雕像。

挑水、挑糞、挑青菜、挑萝卜、挑沙土……糞箕和箩筐藏着奔波的方向，庄稼收藏着扁担的心事，扁担站立成乡村的烟因。每一根扁担都肩负使命，每一根扁担都勇挑重担，每一根扁担都发出热烈的歌唱。

在我的故乡，扁担很忙。从春夏到秋冬，日子被扁担一担一担地挑出来，也被乡亲高高举起，然后落在肩膀上，挑起青菜的绿，挑起稻穗的金黄，也挑出火龙果的红心。

一天夜里，我在一些低语声里醒来，隔着蚊帐，看见父亲有客人，是哥哥的同学赵雪峰，哥哥也在。他们相对而坐，神色严峻。

这个赵雪峰，湖南人，孤儿，投奔亲戚在贵州上学。他和我哥哥差不多一样英俊，但哥哥似一直处于抑制状态，而他正在释放。我喜欢他举手投足里的自如洒脱，尤其是他见到我时热情打招呼并认真和我说话，这种好态度，是这个世界给予一个小女孩的最好礼物。父亲常叫他来家里吃饭，感觉对他的重视甚于我哥哥。那些漫长的假期里，他留在学校护校。父亲会安排一同教室，给这些护校同学讲《诗经》《春秋》《史记》，讲唐诗、宋词，毫不吝惜地向他们倾注他的古典文学情感与学识。月明之夜，还会带领他们，迎着朗月东行，去到总溪河畔，在那里吟哦作诗，夜酣始归。我是最好的听众，一直在偷看赵雪峰，他仰首似在问天，清

用猪肉牛肉卤腌制，传统手法烧就。只是现在腌制的时间越来越短了。问到具体烹法，大厨笑而不语。

臭菜是物质匮乏年代的产物，各地都有，共同的特征是“闻着臭吃着香”。擅持家者为了耐存长食，将一次吃不完的食物腌制，星移斗转，食物酵变，产生异味，继而成为独步天下的绝品，无心插柳之举，成就了一段段庖厨佳话。

所用的材料，无论粗笨还是精致，煎炒还是焖炖，既成菜肴，首要的是好吃，脍炙人口才能代代相传。臭鳊鱼无疑是荤类臭菜的代表作、佼佼者，名头着实响亮。

鄱乡绍兴，过去也盛产臭菜，如苋菜梗、臭豆腐、霉干张、酥鱼、糟鸡、醉蟹，等等，不说了，“乡愁最是不堪捱”。

之后在广州也曾吃过一两次数鳊鱼，完全没有了惊艳的感觉，失去了向往的味道。

等退休了，心无旁骛，认真写一写“吃”。

风拂面，他的侧脸像雕刻的一样。他们毕业后，哥哥下乡当知青，听说他去了北京。

父亲将灯光又调暗了些，煤油灯的灯芯已经被下旋得只剩下米粒大小的火焰，但足够照清他们的脸孔。

气氛紧张。

夜里睁眼仔细看，什么都会变得越来越清晰，甚至墙壁上的裂缝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。赵雪峰十分瘦削，头发很长，还长了胡子，两颊灰暗凹陷，完全变了个人。我渐渐清醒，却依然装睡，听他们说话。他手里捧着哥哥的搪瓷茶缸，白色的水汽浮动。他喝一大口水，吞下……

父亲对哥哥说：你送他去总溪河那边的李家寨。

父亲拿出手电，又取了他的风衣给赵雪峰披上。哥哥轻轻拉门，门还是不受控制地发出了吱呀声。父亲突然站住：雪峰，那些稿子，给我保管吧！



深圳经济特区（油画）

□冯少协

□林友侨

# 岭南有幸得诗翁

在中国数千年的诗歌长河中，可进入金字塔顶的首推4人：屈原、李白、杜甫、苏东坡。

屈原开创了文人诗的先河，留下了《离骚》等不朽篇章，对后世影响巨大。李白的诗恣意纵横，无拘无束，尽显大唐气象，令人仰望。杜甫的诗是史，为后人留下了历史的脚印，在诗的格律上也作出了突出探索 and 贡献。

苏东坡则是集大成者，他的词，开豪放一派，与辛弃疾并称“苏辛”；诗，与黄庭坚并称“苏黄”；文，与欧阳修并称“欧苏”，是“唐宋八大家”之一；书，位居宋代“苏黄米蔡”四大家之首；画，与文同、米芾一起开创宋代文人写意画派。诗词文书画，样样达到顶峰，如此全才，我华夏五千年“不能无一，难能有二”。

更何况还不止这些。苏东坡为官，造福一方；为友，慷慨真诚；为子，极尽孝道；为兄，友爱兄弟；为夫，恩爱妻妾；为父，怜惜子侄。顺境时，他雄姿英发，兼济天下；逆境时，他随遇而安，将磨难当磨炼，处处贬所处乐子，真是天下无处不精彩。在杭州，他修西湖筑苏堤；到颍州，他发明东坡肉、东坡茶；到惠州，他泡制桂花酒，“日啖荔枝三百颗”；过海南，他留下了东坡笠、东坡话。

就这么一个人，当过皇帝的“秘书”（起草圣旨），也当过皇帝的老师（侍读），皇帝喜欢，皇后、太后更喜欢，却处处受权臣嫉妒、诬陷、排挤，一贬再贬，贬到了岭南。这是坡翁的不幸，却是岭南之大幸。

岭南在秦始皇时才开始纳入中原版图，秦亡后赵佗自立为南越国，一度脱离中央政权。后几经动荡，一直到隋朝前后，洗夫人自觉拥护朝廷，将海南岛纳入管辖范畴，岭南百姓才得以安居乐业、识礼知书。到了唐代，岭南先是出了个“本土作家”张九龄，后又来了个韩愈。而且韩愈是两贬岭南，第一次贬到阳山县，第二次贬到潮州府，结果是，阳山人生子多以韩命名，潮州山、水则无处不姓韩。

自古以来，岭南人就是这么有趣，朝廷打压、流放的“罪臣”，但凡有点真才实学，又是贤良的好人，岭南人一概待为上宾，尊为师长，唐代的韩愈、柳宗元、刘禹锡如此，宋代的寇准、苏轼、苏辙、秦观也如是。那时的岭南，这些“南蛮”，文化贫瘠，太需要些“大咖”了。尤其是苏轼，从韶关的梅岭古道、清远的飞来峡，到惠州的西湖、河源龙川的佗城，再到江门的东坡亭、肇庆的三洲岩、湛江雷州的天宁寺，最终漂流到海南岛的儋州，一路风尘一路歌，岭南山水，无不留

下了坡翁的传奇。凡是坡翁游览、驻足、行吟过的地方，都成了一地圣迹，百姓建亭修庙，顶礼膜拜。岭南民风，为之敦化。

其中，梅岭古道是最早见证苏东坡入粤，又是最后看着他离粤，渐行渐远，消失在了江西境内，从此再无机会回来岭南，再无机会吃到“故乡”的荔枝。而他的后人，如今生活在广东的据说约有40多万人，其中最著名的聚集地是位于河源市的苏家围。他的第八代孙苏刘义，在南宋败走岭南，20万军民在崖山蹈海时，带着仅存的一支军队，突围来到佛山顺德区的都宁岗，登山立寨“建都”，培养“接班人”，以期东山再起。最后被元军重兵围困，全军覆没，苏刘义殉国。

大宋没了，但宋的余脉留在了岭南，遗落在民间。以江门新会崖山为中心的广阔乡村，处处可见南宋余韵。

“海纳百川”是当下岭南经济中心——珠三角人引以自豪的座右铭。这其实可以在唐宋年间岭南人热情容纳“贬官”中找到出处。岭南的文脉里，有张九龄韩愈的血液，也少不了苏轼苏辙秦观们的浸润。他们历尽磨难、上穷碧落诞生的诗文、智慧，滋养了这块土地，成就了岭南的千年文明百年兴盛。

岭南何其有幸！

灯映照着他的满头白发和红色的衣服（先生爱穿红衣）。几十个春秋，他在翻译中找到乐趣，不辞劳苦，一本接一本，早上翻一段，中午翻一段，晚上翻一段，每天三段时间。他孜孜耕耘，为世人留下1700万字的译著。

郑老师很懂得教书育人人的门道，要求弟子做学问一定要踏实严谨，对一些学者的成就包括他的东西不能瞎夸、乱吹捧，一定要认真去阅读，然后再评论，这样说出来的东西才实在、才有含金量，否则都是空话。他厌恶当今学术的浮夸之风和晦涩之风，提倡明白晓畅的文风，他指出目前学界的某些刊物上发表的文章不知所云，艰涩难懂。

郑老师虽然离开了我们，但他的精神灵魂和译著、文学史书将永远滋养着后人，用他的话说：“生命就是你给世界留下了什么东西，不留下什么东西就什么也没有。人总是要死的，但我想留下一些东西。”他如愿了，他的丰硕成果就是一座丰碑！

# 月饼的甜味

□刘莱琳

“妈妈，到中秋就可以吃月饼了吗？”

临近中秋那两天，女儿这样问我的时候，我突然想起了香港电影《岁月神偷》里的小弟，他是那样渴望着吃月饼，眼前女儿的眼神一如电影里的他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香港，永利街上平凡的鞋匠一家，勤劳拙朴的罗爸爸，能干直率的罗妈妈，帅气懂事的天才大儿子，调皮捣蛋的可爱小弟，他们过着清贫却知足温暖的生活。可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小家庭，就如大海里的一条脆弱无助的小船，命运中巨大的恶意外始终暗暗窥视着这个家庭。

看过的人都不会忘记做鞋匠的罗爸爸，在家里生活最艰难的时候格外用心地亲手给妈妈做了一双鞋子，红色的皮鞋，厚厚柔软的鞋底，鞋面两朵立体红花，罗爸爸甚至在红花下面做了个小镂空，说这是为了让罗妈妈脚上的鸡眼透气。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样的礼物更动人？接着罗爸爸说，你去医院看大儿子那条山路很陡，穿这双鞋脚就不会太累了。一瞬间，温暖浪漫的夫妻情深落进了悲劇的现实里：全家引以为傲的大儿子身患绝症躺在医院里。

这是一部让人不敢看第二次的电影，生活太残酷，电影太真实。眼前女儿渴望月饼的眼神提醒我：被生活折腾得麻木了、人到中年的自己早已丢了许许多多童年的渴望，可是在孩子心里，月饼依然充满魅力，这又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我决定不要太早满足她，要把关于月饼的仪式感延续下去，告诉她要到中秋才能吃上月饼。女儿不情愿地嘟起了小嘴，那小样像极了《岁月神偷》里小弟为月饼生气的情节——坐在家门前的院子里，罗妈妈拿出好几盒月饼，小弟在旁边紧盯着那些月饼直咽口水，却眼睁睁看着妈妈把一盒一盒月饼都安排了打点送人，清贫的生活容不得半点奢侈，小男孩儿的眼睛从惊喜、渴望、失落到最后徒留愤怒，当妈妈说还剩下两个月饼，一家四口正好每人半个的时候，小弟彻底愤怒了……

人有个说法，理发可以改运，头发重新生出来，一元复始。成都就有这么一家理发店，专为失恋的人理发，不收费，店里挂满了跟失恋有关的标语，例如：“吃不到的醋最酸。”这家理发店的老吧何以有此品味？莫非他也是失恋中人？

外面有一个运动，失恋的人在情人节这天透过做好事来“复仇”，口号是复仇，行为却是把情人从前送的东西捐给慈善机构义卖。人家送你的礼物，你以极低的价格把它卖出，这是对送礼的人表示藐视，旧物出清，房间空出来，心也空出来了。还有一些人请动物园帮他复仇，动物园养了很多蟑螂做乌和爬虫的饲料，他去认领一只蟑螂，就有权利给这只蟑螂取个名字，失恋的人把恋人的名字给这只蟑螂……最后，动物园还给一张证明书！

现在还有人拿阿Q说事儿吗？可能没有了，这一代人已从上一代设计的“意难平结”中蜕出，有新的人生观。王家卫导演的《重庆森林》有个说法，失恋后留下的情感是过期的罐头，5月1日过期的菠萝罐头，吃到4月30日晚上为止，第二天就不吃了。还有一个名词“爱情垃圾桶”，百百千千的人引用，失掉了源头。失恋以后，爱情变成垃圾了，你如果还把它藏在心里，你这个人就变成垃圾桶，当然马上倒掉！

理发，买蟑螂，无非是一个招式，表示“倒空”。不管改道还是倒空，都是成长的一个过程，成长并不停止，成败也没有论定，后面还有无数下文。有人认为失恋是站在悬崖上，只有跳下去。有人却对失恋的人说，跌到谷底，不论往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。

我是郑克鲁老师的第一个女博士生，从师整整20年，印象中的他好像不食人间烟火：不烧饭、不洗衣（师傅承包了）；不爱鲜花，也不谈音乐、绘画，只活在学术的世界中，一谈起学术现象和学界问题，两眼放光，激动时手指张开，手臂上下挥动；可一谈起别的，则少言寡语了，好像他就是为学术而生的。

20年前，郑老师的名声如雷贯耳，考他的博士生心里难免忐忑不安。第一次拜见是在他的老宅——延安中路355号的一套上海老式房子里，家具十分简陋，一溜排的书橱是家中最亮眼的风景，几乎占去了居室的一大半。书橱里不仅有法国文学书籍，还有英美文学的经典作品和重要资料，而且以全集或文集为多，洋洋大观，特别整齐漂亮。郑老师圆圆的脸庞一直微笑着，一副菩萨面相，衣着朴素，儒雅随和，毫无大学者的架子，这立马打消了我的紧张情绪。谈话中，他询问了我的学术背景和将来的研究方向。这次拜见开启了我们

的师生之缘。

读博期间，郑老师鼓励我多写作，除了写毕业论文方向的文章，还写其他方面的论文。记得我在《文艺理论与批评》上发表《诺贝尔文学奖的政治标准与审美标准》一文后，他很高兴，特地从学院的资料室借来读。郑老师是外国文学史首席专家，他所主编的《面向21世纪课程——外国文学史》影响巨大，我写了一篇书评，准备投给《外国文学研究》杂志，书评中对这部教材提了一个小缺点，当时惴惴不安地拿给他看，问可以写缺点吗？结果他爽快地说：“当然可以。任何一部教材或书都不可能完美的，如果书评全写好话反而不客观了。”我心头一阵释然。

郑老师不仅关注综合性大学文学学院中文系学生学习外国文学，而且也关注理工科院校的学生普及外国文学知识，为此他主编《外国文学简明教程》。我参与了该教材的编写，负责收齐各位编写者的文稿，郑老师细致地阅读全部文稿，并用红笔详

细批注，那种一丝不苟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！

2003年我博士论文答辩前，正值非典流行期间，气氛异常紧张。由于我回老家探望幼女。回到上海不允许马上返校，当时郑老师担心我不能如期参加答辩。我在嘉定区隔离了十四天后，顺利返校答辩，郑老师舒了一口气，师生同心啊。

在郑老师最后患病入院前一个月，我去看望他，听说我在研究卞之琳的诗歌，他提供了许多卞之琳的信息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郑老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时曾与卞之琳共事，卞之琳是西方文学研究室的组长，他们经常开会讨论。卞之琳经常谈《布莱希特印象记》，谈1938年去延安，谈法国印象派诗。郑老师认为卞之琳所写的莎士比亚的文章具有散文化的风格，有点像当时蒋和森写《红楼梦论稿》的笔法，将理性分析和美学鉴赏融为一体，思路很开阔。郑老师赞赏卞之琳用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莎士

比亚作品，认为这样的分析才深刻。无巧不成书，在“文革”期间，他们曾是好邻居，生活了几个月，彼此交流更多。郑老师告知我卞之琳的治学方法、文学评论的风格和研究兴趣，并推荐我看《翰林院内外》，此书反映了中科院六位西学大师的故事，其中有卞之琳，被称为“蓝调的卞之琳”。这一切使我对作为学者的卞之琳有了生动而具体的印象，为我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感性材料。

郑老师退休之后依然每天去上海师大的文苑楼——后来搬至启光楼——工作，风雨无阻，昼夜伏案，直到疫情开始为止。他晚年主要搞翻译，他要翻译雨果的全部作品：“我喜欢翻译，译书的过程中，我觉得是一种享受；如有自认为译得不错的地方时，便感到一种快乐；译完一本书，我觉得了却了自己的一个心愿，完成了一项重要的使命，所以乐此不疲。”每日清晨，霞光照射着行走在校园中的他的背影；每天晚上，光启楼的青

□张薇